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疾病部四

頭痛

咽痛并噎

眩

心痛

煩懣

暈

腹痛

勞傷

頭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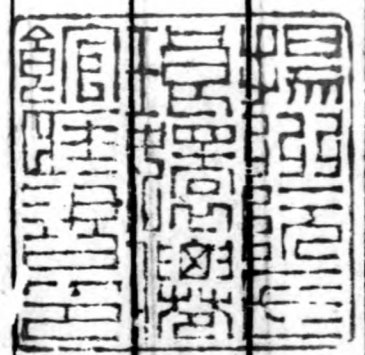
毛詩伯兮曰頭痛思伯甘心首疾

又小弁曰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周官疾醫曰春時有瘡首之疾

史記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頭痛嘔

吐



風俗通曰田家老母市餅置道邊石人頭上既而忘之人以為神能治病轉以相語頭痛者磨石人頭腹痛者磨石人腹後餅母為說乃止

心痛

易說曰冬至氣當至不至則多心痛

左傳昭上曰醫和謂晉侯曰明淫心疾

北史曰裴訥之為平原公開府功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

唐書曰劉敦儒母有心痛疾曰須鞭箠數人乃安子弟僕使不甚其苦唯敦儒侍養不解傷體常流血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嘔其里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嘔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

晉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中有水蛭雖欲發之恐辜夫得罪當死遂吞之因得心疾甚乃言所中令尹賀曰陰德必須陽報是夜惠王歿而蛭出心腹之病皆除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服除後經年病瘳

續搜神記曰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求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患心腹堅痛十餘年殆死忽自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促殺之不然明日李子豫

當從此過以赤左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
於是許末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腹中呻吟
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入毒赤丸子與
服須臾腹中雷鳴鼓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幽明錄曰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
乃畫作女形簪着壁上簪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
刺不能進

腹痛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箛箛潰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還無箛箛大死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故曰使呼之無社叔展
曰有麥類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以禁溫所河魚腹

疾奈何言無禦曰目於背井而極之無社意解欲入井破

左傳曰晉侯有疾秦醫云兩淫腹疾

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蟬從屋落其腹內困
苦腹痛病

華佗別傳曰有人病腹中切痛十餘日鬚眉落佗令破腹
視脾果半腐壞刮去惡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事具醫門

咽痛并噎

易曰大寒氣當至而不至則多咽痛

漢書昌邑王被徵至長安左右令哭王曰吾噎痛不肯
哭

魏志曰有人病咽塞嗜食而不下華佗令取餅家蒜齏頓飲三升即吐一蛇便差辭門

山海經曰單張之山有鳥曰雅食之已益郭曰益咽也

戰國策曰噎而後穿井何及於急

續漢書禮儀志曰三老五更仲秋之月賜以玉杖端以鳩

為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猶臨難而遽鑄兵臨噎

而遽掘井雖速無及

淮南子曰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

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

廣五行記曰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下食如此數

弟子

年臨終命其子弟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胃喉視有何

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胃中得一物

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

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頃更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

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炎熱寺衆於水次作淀有一僧往

因以少淀致鉢中此虫怖懼遠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

以淀水療噎

煩懣

方言曰朝鮮泐水之間煩懣謂之漠漫

魏志陳登得胃中煩懣華佗謂君曰府胃中有虫數升欲

成肉疽即為作湯治之吐三升許虫赤頭而動半猶是鱈

勞悸

漢書曰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喘悸浸劇遂死

宋書曰文帝有虛勞疾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

沈約宋書曰何尚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瘥

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床下蟻動云是牛闢孝武不

知殷父問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先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堵玠先

有病不堪勞遂病發死時人謂之看殺衛玠

張奐與孟季衛書曰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

印損

眩

釋名曰眩懸也目視動亂如懸物搖搖然不定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讀圖讖坐簾下洩露中風吐眩

彌甚有曰大司馬亦病如此自強從公而便疾愈於是車

駕行數里病差

又曰建武五年上風眩發甚以陰興為侍中受詔雲臺廟

室

典畧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風眩是

日發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王隱晉書曰庾表字叔褒入林慮山中塗而眩發倚巖而

坐拄杖將起跌墜崖而死

華佗別傳曰佗見嚴昕語之曰君有急風見於面勿多飲酒坐罷歸昕於道中卒得頭眩墜車輿者車上歸家一宿死佗使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巾拭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盡視赤血出乃以膏摩之覆被汗出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

喝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滲之氣必暑有喝死也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陰喝人於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思也

抱朴子曰指米室不能起喝死之熱望炎冷不能止噤凍之寒

前空四行

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一

據照宗抄本校計五百
另抄復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疾病部五

瘡

疥

蝥毒

蠱

癰疽

瘰

癬

疥

疥

惡疾

疥癩

瘡

周禮春官下曰瘍醫掌腫瘍潰金瘍折瘍之祝注祝如注

注

禮

沐

禮記曲禮上曰頭有瘡則浴注身有瘍則浴

謝承後漢書曰媯皓母灸瘡發膿皓祝而愈之

魏書曰孫觀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
中穿左足力戰不顧大祖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
氣益奮及瘡甚遂卒

吳歷曰孫策為許貢客所傷既被瘡策引鏡自照曰日面
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呼瘡皆分裂其夜卒

江表傳曰周泰為濡須督諸軍以泰本出於微賤咸輕傲
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幔大請官僚使泰脫衣憤
見其瘡痍匝体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且對權把其臂流

涕

沈約宋書曰劉邕所噉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請孟靈休
露休先患灸瘡上痂落牀上邕因取食之靈休瘡痂未落

者悉褻以飴邕靈休與何最書曰劉邕向顧見噉舉体流
血南康國吏二百人不問有罪無罪遽牙舉鞭取瘡常以
給膳

又曰張叔嘗為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叔甚難之醫
含笑先嘗取因此乃食瘡亦即愈

後魏書曰長孫子步未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
為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候其死矣嘗聞惡疾蝮
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
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抱朴子曰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即斷痛登時止
論衡曰儒書言燕太子丹使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

高漸離復以擊筑見秦王王知燕之客乃膠其眼使之擊筑漸離置鉛於筑中以為重而擊秦王秦王病瘡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離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瘡三月而死虛也

橋康高士傳曰孔休元嘗被人斫之至見王莽以其面有瘡癩乃碎其王劍璣與治之

華佗別傳曰即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癢而不痛愈已復發他日回瘡乃徙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橫貫引出

長三尺許七日便愈

異苑曰陳郡謝石少患面瘡諸治莫愈乃自匿遠山卧於巖下中霄有物舐其瘡隨舐除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

謝白面

又曰有田父耕值見傷一蛇有一蛇銜草着瘡上而傷者差田父收其餘葉治瘡皆驗

又曰晉時長山趙宣母姓身如常而髀上瘡搔之成瘡二兒從瘡出母子平安

幽明錄曰漢武在甘泉宮有玉女降與帝圍棋女風姿端正帝乃欲通之女因唾帝面遂成瘡帝避跪謝神女為出溫水洗之具溫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好發冢後發樂書冢爾夕王夢一大夫鬢眉盡白以杖扣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陛下惡太子鼻當持紙蔽其鼻及入充言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鼻蔽鼻而入帝大怒

非

說文曰非風病也

漢書曰灌嬰矯先帝詔當集市嬰陽病非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殺意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棄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幸諸國勅執金吾馮魴將緹騎宿玄武門樓道上詔曰複道多風寒左右老人且病非多取帷帳東西完塞窓皆令緻密

整毒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吟無賴華佗令温湯漬手數易湯常令煖其旦即愈

搜神記曰阮瑀傷於虺躩其瘡而雙虺出鼻中

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毒三旬而瘵齊會大夫衆賓賀焉大夫並復獻攻毒之方弟子謂曰梁丘子廖矣方安所施夫子曰三折肱而知為醫治梁丘遇虺害而獲瘵假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衆人為具故各言其方也

抱朴子曰蝮蛇中人不曉方術者但以刀割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燂盡

稽含遇蠱賦曰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中夜遇蠱客有戲余
有日諺云過滿百為蠱所螫斯言信哉

蠱

周禮秋曰庶氏掌除毒蠱以嘉草攻之

左傳曰宣上晉克有蠱疾

沈約宋書曰沛郡相縣唐賜往此村飲酒還因得病吐蠱

虫十枚臨死女妻張曰死後剖腹中病張手破之藏悉糜

碎

搜神記曰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為狗
豕或為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常行之於百姓所中皆

死

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

嗽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請之主人下食遊便呪焉一雙

蜈蚣長丈餘於盤走出飽食歸安然無他疾

靈鬼志曰柴陽郡有一家姓庾其家累世為蠱以致富子

女豐悅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家人悉行婦獨守家見屋

中一大堤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沸湯悉灌殺之家人遠婦

具說焉舉驚惋無幾其家疾病亡畧盡

疽癰

廣雅曰瘞疽癰也

說又曰癰腫也座小腫也

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裏而潰也

左傳襄公十九年傳曰晉荀偃痺疽生瘍於頭濟河及着
癰病目出

史記曰卒有病癰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吳公
吮其父父遂戰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漢書曰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且定而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羽許之亞父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又曰僕射鄭宗數以賊事見責發頸癰而死

又曰文帝病癰鄧通常為上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

我通曰莫如太子太子入上使吮癰太子色難聞通吮之

慙遂恨通

東觀漢記曰樊儵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癰樊至吮嗽

典畧曰趙戩病疽疾年六十餘聞魏王薨哭泣哀過瘡發
而卒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胃弟仁臨殯癰太潰膿溢苗含去
之

宋書曰劉瑀與何偃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甚叫
呼於是亦卒

南史曰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
病甚重更使一日不瘳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禡體痛而處

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
跳投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投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
瘡日三日而復云此名針疽也

又曰薛伯宗善從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封為之瘻損

唐書曰李洎從父兄正已死洎以徐州歸順封潮陽郡王無何背發疽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洎乘平肩輿自臨其塲市人謹呼洎驚疽會於背而卒

孝子傳曰魏達父苦疽痺達吮喇而愈

山海經曰帶山有鳥狀如馬五采名鵠餘食之不疽

又曰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騰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癰

明之山譙水注焉多何羅魚一首十身食之已癰

辛氏三秦記曰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瘡

論衡曰儒書云齊桓公負婦人朝諸侯管仲告者侯曰吾君疽瘡不得婦人瘡惡不愈諸侯信管仲故無叛者

瘻

說文曰瘻頸腫也

山海經曰脫鼈之山植猪之草可以已鼠鼈瘻注曰鼠鼈也

淮南子曰狸頭已鼠雞頭已瘻

洞林曰柳祖休婦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令兒就外卜之

語之曰當得賤師姓石者治之鼠部

癰

說文曰癰乾瘡也

山海經曰渠諸之山多豪魚赤喙赤尾食之可以白癰

又曰橐山橐水出焉修郡之魚其音如鴟食之已癩

疥

說文曰疥中寒腫疥

漢書曰趙充國討先零帝詔充國曰欲至冬擊虜將軍士
寒手足輒疥豈有利哉疥疥裂也

疥

說文曰瘡瘡也

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瘡疥病馬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

左傳昭五曰齊侯疥遂瘡甚而不瘡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焉

國語吳語曰天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子胥
語諫曰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今王非越是
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譬諸疾疥癩也豈能涉江湖而與
我爭此地哉

山海經曰跪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花黑實食之

巴疥

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登徒悅之使有
五子

又曰竹山有草名曰黃薳枝有如樗葉如麻白華赤實浴之

巴疥

惡疾

歸書外傳曰某昔傷夫有惡疾也采采某昔簿言將之將也澤瀉也不言惡臭之某猶將之不已君子雖有惡疾猶不能去離也

論語雍也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不欲見人

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後魏書曰李庶生而天關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鬻以雜通

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放然

後樹鬻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田故庶言及之

列女傳曰蔡夫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

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畢乃妾之不幸將何去終不

聽其母而作采芣之詩

疫癘

說文曰疫皆民之疾也

釋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則民多大疫

續漢書曰元初中會稽大疫使光祿大夫將醫巡行

魏書曰文帝在東宮氣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

所敬者大理王朗書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

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魏志曰司馬朗遷兗州刺史征吳到居巢軍中有疫即躬

親巡視致藥於疾卒焉

王隱晉書曰郭文舉得疫癘危困不肯伏藥曰命在天不

在藥

鍾離意別傳曰黃讜為會稽太守吳大疫疾黃君轉署意
中部得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賜與醫藥其所臨
護曰十餘人

劉根別傳曰潁川太守在官民大疫掾吏死者過半矣人

即君悉病府君從根求消除疫氣之術根曰寅戌歲泄在
亥今年太歲在寅於廳事之亥地穿地深三尺方與深同
取沙三斛着中以淳酒三升沃在地府君即徙之病者即
愈疫疾遂絕

山海經曰復州之山有企踵之鳥如鷄鷄一足燕毛見則其
國中大疫

三輔決錄曰并州舉室疫病梁松自將醫藥始丹

盛弘之荊州記曰治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鵲白尾名為青
鳥掌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群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
苦疫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羅其災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

曹植說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
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
者鬼神所作夫羅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
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薦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也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頁
另四冊復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霍亂

疰

瘧

消渴

癩逆

咳嗽

嘔逆吐

水疾

腫

疝

瘕

痺

痔

痢

陰痿

陽病

霍亂

易說曰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

春秋考異郵曰襄公朝于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

濕多霍亂之病

漢書曰淮南王上書云南越多霍亂之病

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上有親僑住謨家暫

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脹

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亡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也但

人莫知其藥故令身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

去脚吞之即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

與時曰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者謨試用輒差

注

釋名曰疰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

范汪方曰凡九十種寒疰此病隨月盛衰人有三百六

十餘脈走入皮中或右或左如人所刺至於死五尸相注

或至滅門

瘡

說文曰瘡熱寒並作也瘡也疾二日一發瘡也

易說曰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瘡白露當降不降民多

溫瘡

周禮天官疾醫曰秋時有寒瘡疾

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瘡疾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疢疢瘡也期而不瘳諸侯之

賓問疾者多在疢也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於祝

固史器以辭宥欲辭固公悅告晏子晏子諫之乃止
東觀漢記曰鄧訓遷護烏桓校尉吏士嘗人病瘧轉易至
數十人訓身主湯藥咸得平愈

又曰景丹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病上曰聞壯士不瘧
漢大將軍反瘧病耶使小黃門扶起賜藥醫藥歸洛陽病遂
加

抱竹子曰緬猴之鬼令人病瘧

山海經曰陽華山多若華華實如菰味酸甘食之已瘧玄

晏春秋曰夏四月予瘧于河南歸于新安不瘳

世說曰中朝有小兒其父患瘧行乞藥人曰尊侯明德君

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

列異傳曰陽蕤字聖鄉也瘧神祠有人呼言杜卸杜卸聖

鄉應曰詰起至戶口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皆譴劾

百神法乃差

錄異傳曰嘉興令吳士季瘧經武昌廟遣人亂謝乞斷瘧

鬼去廟二十里卧龍見塘上一人乘馬追乎行太急速來至

季解下馬與吏共入舡後縛取一小兒去寔覺瘧即斷

又曰弘公患瘧經年後猶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公首

脚公見因陽暝忽起捉得一兒化成黃鷄餘者皆走仍縛

以還家懸著窓上明當殺公之比曉失鷄瘧遂斲于時有

瘧者但呼弘公便斷

甄異傳曰吾與張安病正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

自力舉被捉之物化成鳥如鴛鴦瘰癧登時愈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含淮縣有滄水下流有聖鼓橫在
床則上下船人刺篙有撞之者皆得瘰癧病

消渴

後漢書曰司馬相如有消渴病

後漢書曰李通素有消渴疾消指中周自為宰相

謝病不視事帝令以公位歸第養病

魏畧曰卞蘭得消渴疾時明帝信呪水使人持水陽蘭亂

曰治病當以方藥何信於此遂不肯飲以至於卒時人見

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也晉書裴楷有

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當見將養不違其志不聽

及疾詔遣黃門即王衍省疾楷晉書曰竟未見識衍深

歎其神雋

南史何顛少時嘗患渴逾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

所書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尾一物夢中服之而差唐

書邵文挺綜銓選無藻鑒之明又患消渴人因號為邵渴

至子年拾遺錄曰晉武為撫軍時差人姚馥字世芬姚襄

即其祖也好啜酒嚼濁糟言渴於醇酒群輦常狎之呼為

渴差為朝歌邑長馥辭之帝曰朝歌紂之故鄉地有酒也

故使老羗不復呼渴

交州記曰浮石体虛而輕煮飲止渴

淮南子曰嫁女於疾消渴者夫死後則難可復處如後

歎不

慶逆

韓詩外傳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死乃追宮門曰世子病所謂尸慶者也

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則慶

咳嗽

釋名曰咳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剋物也嗽促也用

力急促也

易說曰立秋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脉盛人病欬

周書曰立秋之日白露不降民多病欬

禮記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則國多風欬

春秋繁露曰人君好戰貪城邑則民病咳嗽

抱朴子曰龜鼈之鬼令人病欬

劉弘教曰吾昨鼓四中起聞西城上兵欬聲甚深即呼省

之年過六十羸病無禱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倘不虞耳

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

乃尔耶

嘔吐

右傳哀下曰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譏而登席右者見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觀痛若

見之君將殺之嘔也

漢書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坂令人歐吐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媯時字元起其母至婚家醉嘔吐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

鄧粲晉記曰阮籍毋死與人棊如故既而飲酒三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年在總角為從伯敦所知嘗夜允之辭醉眠在別牀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以為大醉不復疑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除府家給事性素剛益不得志登病嘔血有物肝肺者甚多

孟宗別傳曰孟宗為光祿勳嘗大會公卿先少飲酒偶有強者飲一杯便吐時峻急凡有醉吐者皆傳詔司察公

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詔問食麥飯意宗答曰臣家足有米飯耳直愚性所安其德行純素如此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而鋪之爰旌目二鋪而後能視子曰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

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不出客七而死

水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

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馬漚起居以千里為程

晏子春秋曰景公水疾夢與二日閨不勝召占夢問之晏

子謂占夢曰公所病者陰也日陰也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大愈賜占夢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也

腫

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

春秋潛潭巴曰枉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宋有注曰矢當

現腫之氣

春秋繁露曰人君簡宗廟逆天時民病流腫

尸子曰有醫者秦之良醫張子之背腫謂之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委制然後治之

齊諧記曰范光祿得病腹脚並腫不飲食忽有一人清朝

不自通遙進入光祿齋中就光祿邊坐光祿云先不識君

君那得來而不自通此人答曰佛使我來治君病發衣見

之因捉其脚以甘刀針腫上儵忽之間頓針而脚及膀胱

百餘下然不覺痛復欲針腹其兒黃門不聽語竟便去後

針孔中黃膿汁當出二三升許至明曉脚都差針亦無孔

范甚喜

疝

釋名曰心痛曰疝疝說也氣說上然而上也

後漢書太醫食循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

鄧訓直事聞循聲起往問曰奚得火以慰皆謂至太官門

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時周盧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瘕

龍魚河圖曰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

易說曰白露氣當至不至太陰脉盛人多疝瘕

宋書徐文伯傳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

衆醫以肉為射瘕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

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

病都差

山海經曰淫鹿之水其中多有育沛佩之無瘕疾瀦謂

列仙傳曰玄俗者常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河間王病

瘕玄俗脉之下蛇十餘頭俗言王病六世餘殃非王所招

也王嘗放鹿鹿是麒麟仁心感天故遭俗耳

續搜神記曰大尉鄒公鎮丹徒嘗出獵時二月中族始生

有一甲士拆折噬食之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家仍成心

腹疾半年許忽大吐吐一蛇長尺餘尚活動搥乃掛着屋

簷前汁稍上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成一莖蕨猶者所

食也病遂除差

又曰桓宣武帝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復

者必一斛二升乃飽人苦勸復啜五升乃大吐向所飲都

盡有一物隨吐後出始如斗大試以一斛二升復茗洗之此

物喻之都盡而正覺小腹又增五升更悉混然後從口中

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問之曰此何病荅曰此病名斛

二瘕

又曰昔有一人與奴俱得心瘕病奴既死割剖腹視得一
 白鼈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鼈口
 無損乃繫鼈於牀脚有客乘白馬來看之溺濺鼈惶遽疾
 走避溺既繫之不得去乃縮頸藏脚不敢動病者察之謂
 其子曰吾疾或可救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鼈上消滅成數
 升水病者乃頓飲升餘白馬溺即豁然除異苑曰童安有
 人元嘉中噉鴨肉乃成瘕病胃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
 林米潘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皆以成就惟左脚故
 經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志性曰有人得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勅其子云吾氣絕

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
 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鎗鎗即成酒

痺

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凶

漢書曰哀帝即位痿痺

又曰馮野王弟立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為

平原太守晉書王丹諡字士安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魏書臨淮王潭孫孚好酒後遇風患手足俱痺口不能言

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

唐書曰處羅可汗欲分兵大掠中國群下多諫處羅曰我

父失國賴隋得立恩不可忘時處羅久疾痺隋義城公主

有五盾餌之俄而處羅發疽死

痔

釋名曰痔食也蠱食之也

山海經曰天帝山有鳥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郭璞注云

也名曰櫟食之已痔又虎蛟可以為痔蘇頌注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者得將一車乘舐癰者得將車五

乘所治愈下得乘愈多

尸子曰有醫詢者秦之良醫為惠王治痔皆愈

宋王卷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

痢

釋名曰泄痢言出漏泄而利也

漢書曰常玄成父喪既葬當襲爵即陽為病狂卧便痢疾

笑語欲讓避兄也

北史齊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文注揚雄蜀郡賦每云我

欲與楊子同遊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齊亡歲以痢終魏武

令曰凡山水甚強寒飲之皆令人痢

陰痿

漢書曰膠西王端為人殘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又

曰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也

魏志公孫康死子晃淵皆小眾以康弟恭嗣恭陰消為閹

人劣弱不能治國淵脅奪恭位

晉書南陽王模世子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

痿疾不能御婦人

宋書曰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御內

陽病

左傳襄三曰楚子使還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豫

曰國多寵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史記曰廉頗云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

徒以口舌為而位居我上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

病不欲與爭列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公卿耻為魏臣

遂稱足疾不復行

范曄後漢書曰高詡字季回父容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

以父任為郎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

稱育育逃不仕莽

又曰封觀者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瘖不能

言火起燒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禁性不好榮建武中拜議郎引見

賜食禁陽眼目無所見以肉投美中出又操柱乃歸

魏末傳曰李騰為荊州刺史曹爽令別司馬懿懿使婢進

粥持杯而飲粥皆流出謂爽曰太傅非復可濟令人愴然

曹瞞傳云太祖少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高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敗面喙口叔父恠問其
故太祖曰卒中風叔父告嵩嵩驚呼太祖太祖貌如故嵩
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叔父
愛故見罔尔嵩乃疑自後叔父所言嵩不復言晉書曹爽
專權宣帝稱疾何曾亦謝疾爽誅曾乃起視字事又曰鐘會
將反於蜀使衛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
軍主宜自行會曰卿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
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歎數十信使追之瓘至外
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
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

晉陽秋曰宣帝初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疾不能起魏武

使人往徵刺之以觀信否宣帝堅卧不動

晉書曰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托疾不
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鑿實先見如此

又曰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
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暗不能言淑得襲爵恢
始仕為博士祭酒

隋書曰郭衍為洪州總管晉王鎮淮海因召衍陰共計議
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伏奏高祖高祖聽衍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

唐書曰安祿山陷西京王繼祥維儀中風失音賊猶強授偽官
後蒙原罪

幸徽興

沈

又曰王徽傳黃巢入潼關僖宗出幸與興同列崔沆豆盧
瑑僕射于琮至暘方知遂相與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
中隱於崖谷為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偽命徽示以足
折口瘖雖白刃環之初無惧色賊令與歸第命醫工視之
月餘守視之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
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

稽康高士傳曰王莽徵孔休休飲血於使者前吐之為病
不遂篤篤行

益部耆舊傳曰公孫述檮號徵犍為任求君許以大位求
君故托以清膏妻於面前淫若不見子入井忍情不問述
伏誅求若梁洽引鏡照形曰世適乎目即清妻乃自殺馮

信季成亦不受公孫述聘託清膏十三年荷婢於固首淫
而不問述誅取紙作書婢因自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據本校舊本校計十頁
另日抄復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工藝部一

叙藝

射上

叙藝

書曰以旦代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禮曰是月也命將講武習射御角力執弓挾矢以獵

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又曰尚伎而賤車則人興藝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馮翲曰乃教國子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論語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

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漢書曰元帝多伎藝

華嶠後漢書曰鄧禹十三男各令習一藝

梁書曰柳惲字文暢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彈琴為士流第

一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又曰朱异字彥和通覽五經涉獵子史博奕書筭尤善沈

約面試皆妙乃戲异曰君何不廉天下有藝君一時持去

可謂不廉也

後漢書曰袒珽字孝徵裴讓之字士禮俱崇文學邢劭少

中篇之語曰多伎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皆一時

之美也

後趙錄曰張材伎烏譚部人也善棊博蹴踘圍鷄諸伎身

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

射上

中論藝記曰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經事數以理煩季

頤遊藝箴曰激矢姬曰惟藝之淵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取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睽也物爭也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詭而動者也括結

無待時而動也

詩曰既張我弓又挾我矢

又曰終日射侯不出正矢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射諸射之斃一人張正其御曰朝不

坐燕不與殺二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

禮焉善之

又曰孔子云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者正鵠反求諸其身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

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人後者

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楊解而語

曰幼壯老悌者羞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

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楊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正焉

又曰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

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

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

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

者古於禮也語謂也
也流俗失倫也處留也
不可以在此位序焉
余意故將耄期為老
老也

男子生兒懸弧於門左
示有射道而未能也

反求於其身不以
怨人也書布曰正
棲皮曰鵠也

矍相地名也

先飲酒則射射以行司馬子路執弓矢延射則
者半為司馬也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楊解而語

之發也射是使也人本體
說美理也三曰耄者老也

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祭者有慶蓋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

左傳曰晉楚將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誥朝尔射死藝昌錡莫射日中之退入泥呂之曰姬姓曰也異姓月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二矢使射呂錡中項伏被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

又曰衛獻公出奔初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昔師不射為戮射而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投公轡而射之貫臂貫尹公他臂又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又曰昔賈大夫惡貌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咲而言

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詠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弓揖讓進退之儀

又曰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少舞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又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二獲二容樂以鶉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鶉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君士以三

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君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君士以三

步張三侯五射則令法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為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先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祆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又曰王大射則共虎侯能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能侯

又曰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五射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心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又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之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也

射侯圖曰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能侯九十步鄉大夫豹侯五十步士豸侯五十步天子鄉大夫射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鄉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補抄大射者云

雙行小注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謂以年射也

侯之士皆無大射參侯者以豹皮為鵠以麋皮為飾參之
為言雜也豸侯者以胡大皮為鵠亦以為飾

又曰天子賓射亦三侯天子射五正諸侯射三正侯卿大
夫射二正侯諸侯賓射二侯君三正卿大夫賓射君臣共
射一侯二正士與士賓射豸皮三正士卑不得畫雲氣故
以豹皮飾其側也畿內諸侯與外國同其侯道亦如之

又曰天子燕射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諸侯燕射君
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參侯士豕鹿卿大夫與其臣燕射君
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鹿豕焉畿內諸侯與
外國用其侯道亦如賓射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外國用其侯道亦如賓射
百中有一大夫過之曰善射可教矣由基子試代我射之
客曰我非能教子出左屈右也夫射者百發中而不以
善息少焉氣衰力勦弓撥矢拘一矢發而不中前功盡棄
矣

又曰更羸與魏佗處廡下有鴈從東方來更羸發而鴈
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故
瘡痛也鳴悲者失群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又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中
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
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廣為

人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人學者莫能及廣繫
匈奴中貴人匈從奴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書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鴈者鴈鵠善射也逐之果然廣為將其
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為
將兵數困辱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
一中

又曰堂邑邑父胡人也善射與張賽俱使西域每處困之時
射鳥獸供食

後漢書曰王寵善射十發十中皆同處焉

又曰董卓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魏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入人目

又曰文帝其共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大祖壯其
摯勇吏將武騎

魏畧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太祖命英射之
三發三鹿皆應弦而倒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初北海相孔融以黃巾寇暴出屯
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乃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軍衛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才
出慈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

門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故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
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鞬馬直突圍中馳去此

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慈
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襄綠樓
上行罵以手持樓禁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禁圍外萬餘
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晉書曰劉曜字永明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雄武有膂
力射鐵入一寸焉時號神射也

又曰庾翼時有衆萬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
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善此射矣遂三起
三疊徒衆厲日其氣盡

又曰庾翼鎮武昌謝尚數詰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
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

吹給之

又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帝狩北邙山與
侍中王濟俱着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
令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
大呼稱快

又曰魏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每與參佐舒常爲畫籌
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貌
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
足以畫卿才有如此射矣

又曰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曰劉毅
時甚窳先就府借東堂與故親出射而悅與僚佐徑來詣

毅告之曰毅輩迪否之人合一射甚雖君於諸堂並可望
以今日見讓悅不詐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

又曰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
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
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湏臾而至一
割便已

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字宣徹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常取耳
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古之楊葉殆不能加

陳書曰褚玠剛毅有膽快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於徐
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燕書曰賈堅字世固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

之乃取一牛至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

之時能令不中今已老年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

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

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

餘矣觀者咸服其妙

又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
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發而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曰建武翰奔還本國有勁騎百餘

追之翰遙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必無返面吾之弧矢汝

曹知否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誓不殺汝可

百步堅力吾射中者汝便宜返不中者可前也諸騎解刀

太平御覽卷第七四十五

工藝部二

射中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

胡太后又幸閔口登鷄頭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又曰長孫晟嘗使攝圖攝圖獨愛晟每其遊獵留之竟歲有二鷓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鷓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莫不近之以學射

又曰兩朱兆爾朱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躡捷過仁榮會送臺使見二鹿乃命犯前授之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俄然射獲其一榮欲務誇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

又曰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強攻騎射彎弓五石初為駕部郎頭祖出於方山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之內二狐俱死顯祖善之除內行長

又曰元庫汗為羽林中郎從駕北巡有兔起於乘輿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悅賜金一枚以旌其能

又曰楊播字延慶車駕曜威城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逢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會遙射

侯正中等限以滿高祖曰左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心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雖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與卮酒以賜之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

又曰元翰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以其從有雙鷗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者鷗旋飛祖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鷗太宗嘉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是於號幹為射鷗都尉

又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群官仰射無能踰者又成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又曰孝武即位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鵠飛於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務示遠人乃給熾御射兩隻命射之鵠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又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克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噐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又曰奚康生洛陽人生驍武嘗弓十石矢異尋常魏宣武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

西魏書曰文帝在天遊園以金色置侯土令公卿射中

即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王正當耳進侍中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沮橋校獵雲表見一太鳥射之正中其頭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鵠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鵠手也當時號落鵠都督

又曰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曰明月豈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也樂世表矣每日出畋遊即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腋羨

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云明月必皆上著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明月光之字豈樂羨之字也

見字在四抄本

又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功臣四圍宴射侯去堂伯
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綿綵等有一人射中獸
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木發帝未今景安解之景安
引浦中獸鼻帝正嗟異稱善特又加常等

又曰高隆之於棚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
東山困射謂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入隆
之無以對

又曰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
獲之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蓋來常令景和對接每
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後周書曰李遠嘗校獵於涉柵見石於藜薄中以為伏兔

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
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
雖熊梁之名不能獨善其美

又曰趙交少而修德存忠節傾弓馬能左右馳射

又曰豆廬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於百
步懸苾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時以為能贈遺甚厚

厚

又曰賀跋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大
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觀勝之一發
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
祖大悅自是恩禮尤重

又曰齊王憲子貴年一十從憲獵於監州園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之突厥射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又曰韓洪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蕤山有猛獸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練百疋

又曰宇忻字仲樂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常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

多也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慷慨若此

又曰虞慶則幼雄毅身被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

又曰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見群飛馬曰請射行中策三第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唐書曰馮盎時羅賓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據儉儉要不可攻逼盎持弓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成成而中七人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

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金甲以賜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

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粟城

和闐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軍一發

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万人敵

也

莊子曰吳王浮乎江發于狙之山衆狙見之狗而走逃於

深榛有一狙焉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搏捷矢

捷速也矢性雖王命相者趨而射之狙既死王顧謂其友

而但能博也

成之哉

顏不疑曰是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於予以至此極也

又曰列禦寇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射

如巨右手不知如附枝左手如附股發之適矢復沓

伏方矢復寓水於肘言其每捷之甚也當是時西象偶

人也之不動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

乃盡善矣

又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非也可乎

誤中者耳非善射也若謂諺中為善射乎則天下皆可謂之非乎言不可矣

列子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闕尹子闕尹子曰子知子之

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

又以報闕尹子闕尹子曰子知也所以中者乎列子曰

知之矣闕尹子曰可矣而勿失也非獨射為國與身亦皆

如之

中山

又曰申公子车悦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
牟曰子牟^何笑牟之悅龍也子輿曰吾笑龍之給孔穿^{給言}
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毛相^屬為前矢造
棊^而以絕落後矢之濶猶御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
曰此未躋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起奴其妻^而怖之引鳥
號之弓淇衛之箭射其目矢至眸也^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
塵不揚是豈^知智者之言歟公子车曰知者之言固非愚者
之所曉也後鏃中前括^切後於前也矢注眸子而睚不睫
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又曰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李

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鳥衛曰尔先學不以

曠

^聞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機三年之後^雖未到^皆而不^曠也以告飛衛曰未

也必學視小如大視微如着而後告我紀昌以^懸虱於

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輪焉以觀

餘物並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

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

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

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中矢鋒相觸以^喙於地而塵不

揚飛衛之矢先射紀昌之矢唯一發飛衛以棘刺之端

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之

射子五抄本
空格

此內備說上文乾道本北作上射者作射也說作訟約作的射故作戰射餘字少異不具詳顧潤資韓非子識誤此段文無校語惟云戰射當作射戰則所見各本與乾道同

父子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北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者乃下
今日民之有弧疑之說者令人射杓擗中之者勝不中者
不勝今且下而民皆習射日夜不休乃與秦戰大敗之以
民之善射故也

墨子曰或有於墨子學射墨子曰不可夫學者必量其力

國士猶不可及今子非國士豈能我學又成射哉國先烈

子善射皆不盡弓力善治不盡下情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旨鈴王曰吾欲牛得之養由

基拔弓射之拂左翼焉王大善

符子曰晉之相者桓氏世傳于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

以其所不射而射之患盡之不足以卒歲故以夜而燭

之

又曰夏王使羿射於方矢之皮征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

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

無定色氣戰於胷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中

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

的者何也傅彌仁曰君羿也口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

人能遺其喜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

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

焉

卷之七十四十五卷

又曰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頭生而見鳥跡知昇左臂修

也修長而善射昇有窮也

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大而發敵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

七遠反直仰天而發勢盡而不易儀儀儀射法也言

天易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守言其

不知也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而發而援擁柱號矣由基楚王直擁

流涕而發虎是也

又曰夫矢者所以射遠貫牢者弓力也其所以甲中於部微

微者人心也

又曰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工藝部三七

射下

御

射下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回不必可推也

又曰荆廷嘗有曰獲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諸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發之則獲應矢而下

曰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室塞不能自達者天子射能何示服猛遠巧物

也能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巧者示當服天下巧妙

今本別類篇正作招復校依另抄本塗去非也刻本杓字或是異本杓的也莊子庚桑楚篇我其杓之人邪又上卷引淮南子文皆其證

致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注一云本招淮南子本作招淮南子作杓按一本云乃殷敬順釋文非張湛注今本列子注釋混有任氏單本釋文可證

之臣之也諸侯射麋何示遠惑人者也麋之為言迷也大
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而
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陰數偶也侯者
以布為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矢名之為
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君子重同類不忍
射之故畫獸射之射主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
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勝負但
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士夫勝者發近而制遠選士所以
助微抑強調和陰陽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
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
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
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勞矣而不穿一
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
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為儀儀法而穿七札弓工立得
出賜金三鎰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聞但喜解聞耳
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
兵不中晉決聞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西京雜記曰茂陵人周揚本琅耶人善馴野鷄以為媒用
以射雉每三春之月苑障自醫用鮭姑鮭姑矢以射之日連

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維寧錯厠翳障輕騎妖服追
隨於道路以為歡娛楊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
為上客

典論曰文帝自叙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常出百步
後獵微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於鄴西獵終日獲獐鹿九雉
兔二十後尚書令荀彧問余曰又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
余曰執事未覩凡埒有常徑的有定所雖矢發輒中非妙
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逐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矢不
虛發此乃妙爾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故
也言敬畏帝威靈也故不敢向之射也

論衡曰養由基見覆石以為虎射之飲羽案精誠所感不
過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見覆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
射經曰夫射者所以覲德也不能則辭之以疾懸弧之義
在焉故曰和容為上主皮為次并之者又何加矣乃君子
之所爭也雖欲勿用禮其捨許乎

集韻戲論曰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奕之賢茲三戲
者君子末事不足為也樗蒲彈碁既不益人又國有禁皆
不得為也吾見坐圍碁而死近事非遠昔晉侯以投壺獲
宋公好博奕亡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
於六藝若欲戲惟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青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催月支仰手接飛猱俯

身散馬蹄

又曰聞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驅馳未能平双心之我前
攬纒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有發一縱兩禽連餘巧
未盡展仰手接飛鳥觀者咸稱善農工歸我妍

御

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禮曰君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且已駕僕展輓軛

軛軛效駕軛知奮衣右上取貳綬奮振去塵也蛇乘林敢立

執策公轡驅之五步而立謂成也君出就車則僕牙轡授綬

車止僕左右攘辟謂群臣陪位侍駕者也攘車驅而掬至

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問蒲渠必步

勇力之士備制非當者君行則陪乘若式則下步行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

降等則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拘

之撫下止之也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慙奔父御下國為右馬驚

敗績分墜左車援緩公曰未之十也慙奔父曰不敗績是

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

遂誅之

周禮曰教國子以五馭過一日鳴和容二日逐水田三日

論語曰子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曰吾執御

矢大戴禮曰善御馬者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同心

家語曰閔子騫為魯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

人事部引此無脫
又少圍人以下四句
烈士第三條中少
三句似刪非脫

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御勒也君子人也吏者書也刑者策也君子之政執其書策而已矣

又曰子貢問治人於孔子孔子曰懷馬如與腐索御汗馬

懷馬也汗矣之馬也

國語曰鐵之戰簡子曰邠人繫我吾伏鼓流血鼓音不衰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備莊公奔晉趙盾曰吾

九登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

兩鞅將絕吾能止之郵無正大夫王今日之事我止之次

也駕而乘材材木也兩鞅皆絕

史記曰周穆王乘驪騮騊耳使造父為御曰行千里佳

西王母

莊子曰東里環以御見注公進退中繩周旋中規莊公為

造父弗過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下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

焉故曰敗

列子曰造父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

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語曰良弓

之子必先為箕良治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趨趨如吾

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氏巧直

木為塗徑可容足計步而置之展之而行趨走往還无跌

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嘆曰子何敏也得之捷

乎御者亦如此也襄汝行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

揖乎轡御之際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執節
 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
 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矣得之於
 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其於手應之於心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乱二十四蹄所投
 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車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
 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
 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王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
 也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
 嬖奚乃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吉王良良曰請復之強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子曰鈇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乘鈞錦在前錯鋸在後馬
 欲進則鈞錦之欲退則錯鋸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之而
 為之泣

孫卿子曰定公問於顏闔曰車野草之御善乎對曰善則
 善矣然馬將為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乎
 三日而收來謂之曰東野革之馬佚南驂引兩股入廐定
 公越席而起召顏闔曰子言東野革其馬將佚不失何以
 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

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野草之御上車執轡御体正矣步履馳騁朝禮畢矣歷
險致遠其力尽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
尸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
之則遲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
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淮南子曰急轡救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又曰御者非轡不行卒御者不為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與御故馬奔車不敗

又曰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雖

中王可以致遠

又曰良馬不待策鋸而行駑馬雖兩鋸之不能進為此不

用策鋸而御之則愚矣

又曰若夫鉗且火丙之御也除轡御棄策車莫動而自

舉焉莫使而自走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進退詘伸不

見睡數

又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常寢想之寢堅中夜夢受秋駕

於師秋駕美善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大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

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又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馬五尺以下為駒故在草中故之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

故其形之為馬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
又曰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
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耳之良而使烏獲御之則
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另曰抄復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工藝部四

書上

釋名曰書廢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求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
謂書

廣雅曰書如紀也

易曰上古結繩之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夬夬也書契所

家語曰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存聽用緦人使
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一人與俱至官令二史書報

制其手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時書惡而有怒臣邑吏皆笑之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以其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數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零涉傳記贖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王皆藏去以為榮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又曰田蚡奏盤於諸書札甲二十六篇雜家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奉書曰進焉

東觀漢記曰樂成靜王嘗善吏書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覲好古文鳥篆祿草無所不善也

晉書王羲之嘗詣明生家見非凡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觀焉意其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馮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又曰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曾與人書曰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其人耽之若是

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嘗在戲鰲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乃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竟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常書壁為方丈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又曰謝安嘗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又曰衛常字巨山轉黃門郎常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

側魚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之及聖誦蒼頡者以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為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又曰索靖作書狀其辭曰聖王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及按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隸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鈞漂若鸞鸞舒翼未發若翠復安虫虵虬蟻及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羸及奮象而桓桓及乃其逸遊盼纒乍正年邪騏驥暴怒逼其響海水厥隆錫其波芝草蒲萄還

相結棠棣融馳反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
池峯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
比附窈窕鳥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振以綺靡中持凝而
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鯢相奔趨凌魚奮尾蛟龍
反據投空目竄張設午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
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
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軌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折
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乱上理開元下周謹按
騁辭放手兩行米散高音翰厝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
信音妙之煥爛体隳落而壯麗斐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
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

宋書曰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
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
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
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身王僧虔賭書畢謂
虔曰誰謂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
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恣曰卿書可及虔公恣曰我之不及
父猶鷄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言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三子也四歲好學書
畜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繕并欄為書之滿則洗之已

而復書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貴去音感塵而就塵書帝常李鳳尾詔一舉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柱

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鍾繇並驅爭先其染蕭子雲比為

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

人於渚次候之望舡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

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

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恠自非荅餉不

書好事者賂遺以要其荅

又曰顏協者涉學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

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人有會

稽謝善助能為八體大丈方寸千言京兆常仲善飛白並

在湘東王府善助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

優於常仲而城於善助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

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曾襟夷坦有士

子之操焉

後魏書曰崔潛為兄渾來手筆草本會昌初著作郎王遵

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秘藏

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隸行狎之書為世模楷玄伯祖悅與

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

靜謀傳子偃偃傳子邈邈傳子潛潛傳文伯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唐書曰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遂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賣古書詣闕以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誤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之弟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三為能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德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以佛寺見卿筆跡思之

又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初筆何善善對曰用筆在心臣悲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世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其曰此購柳書上郡四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亥五學上皆屬繼帝獨諷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得多_得及今公權題於殿華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又曰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

紙軍容使西門李玄捧硯樞密使崔臣源過筆一紙真書
十字曰衛大夫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末
禪師真書十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
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筆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
尤奇惜之

又曰陽歐詢潭州臨湘人也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
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
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
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即詢高麗有是
體

又曰陽歐通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毋遺通錢

給云質汝父書跡之直通慕名甚悅晝夜精力無倦遂
於詢

唐書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
曰許圜師常自愛朕書可以朝堂開示圜師見驚意私謂
朝官曰圜師見古跡多矣魏晉已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力
而妍子敬宗而少力今觀聖跡蕪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
今書聖

又曰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織濃分疏
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体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
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疏瘦如陵冬之枯樹槎枿而無屈
伸拘束若嚴家餓隸羸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

行行如紫春蚓字字若縮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以茲播美豈非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賣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若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以總取之若思曰若價比金實此為多更截去半以還之矣

又曰盧知猷器度長厚文詞美麗尤工書一落簡翰人爭模倣

又曰鍾紹京虔贛州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

又曰王涯既誅涯家書數萬卷伴於秘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必以厚化致之不受貨者必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師與其玉軸而棄之

秦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邢原別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子易傷感天善者皆有父母也今顧其書故惻然涕零也師哀而為之泣曰欲書不須費也遂就書

江偉家傳曰偉性善書人得其手跡莫不藏之以為寶

神僊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傳曰尤明天文識諸河洛之

要地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謂京師低頭開日不肯答乃題官門扇四百謂帝甚恐之使刮去外字復見墨皆徹入版裏

石虎勅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定而作書字皆端正

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遊永嘉經於惡道右軍書兩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

抱朴子曰英慈實天雄鶴腦服之令人夜書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蒼頡獨傳用心一也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有書契本趣未辨耕墾之難而務錘加之利天恐其惑能文用粟也鬼恐為文所變故哭也鬼或作鬼恐有取書作筆書

故哭

又曰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隋巢子曰史皇產而能書

三輔決錄曰帝誕字仲將陰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

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

許三都宮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為求制以御筆墨皆不任

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

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

千言

俗說曰桓玄取羊欣為征西行軍參軍玄愛書呼秋就坐

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

世論曰鍾會有異志密曰鄧艾有反狀又會善效人書於

劔閣要文章表皆易其言令倨傲多矜伐以疑之

論衡曰夫河出圖雒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蒼頡

作文字筆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

怪哉

又曰書官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世說曰常仲將善書魏明帝起殿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髮皓然因是勅誡兒孫復勿學書

王升之懷舊序曰祭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

同處一室冬多閑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為索居

之愛道濟因記紙末曰勇還山之日覽此相存閑書見其

手跡皎若平日悽悽傷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工藝部五

書中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鞘也
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
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人者號令也屈折者殺
戮也夫欲書者先欲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想大小偃仰平直
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思預想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
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
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
過拆筆每作一點常嚙鋒而為之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二從其消息而用之

王僧虔論書曰王平南真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唯真為最善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

又曰中書令王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尺素絹朝操筆三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第書如

騎驟駸七常欲度驂驢前

又曰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体一日銘石書妙者也

二曰章程書傳小學秘書教者也三日行狎書是者也三

法皆世人所善

虞蘇論書曰晉謝奉起廟悉用棊材右軍取柿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箕子敬後往謝奉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

削作數棊板請子敬書之亦甚佳奉並珎錄後履分半與

桓玄用履為楊州主簿餘一半孫思破會稽畧之以去

又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襪衣着詣子敬了

敬但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襪略同少年覺王左

右有陵奮之色制襪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聞爭分裂

少年纔得一袖耳

梁武帝觀繇書法曰子敬不迨逸少不迨元帝學子敬者

如畫虎也學元帝者比畫龍也

又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

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財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
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此
並任之自然之理也

庚元威論書曰余為書十牒屏風書作百體間以采墨當
時衆所驚異自尔絕筆唯留草本而已體者懸書秦望波
家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恹信
書制書列書日書風書雲書科斗書胡書蓬書相書天
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隸飛白章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
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
仙人篆科斗篆雲篆魚篆鳥篆龍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
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龜

隸虎隸鸞隸龍書龜文書鼠書牛書龍書虎書草書兔
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犬書豕書已上
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篆印刻符石經象形篇
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九體書所謂縑索書簡奏書牋表
書行狎書檄書蒿書半草全草書此九法及真草之次第
焉刪拾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

袁昂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荒悅而
舉體蹉跎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
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
風軌終不免寒氣阮研書如貴胃失品坎不能復排英英

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思吳興書如新亭唱父一往見揚州人共語音態便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少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膏雁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不精味袁山松樹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無處不發如經論道人無絕不言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被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鷗羽未息嗣自逝常誕書如虎威彪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爽爽為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少實多奇邛鄆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馮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不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揮衛常書如

插花美人舞笑鏡臺孟光錄書如山崩山絕崔人見可畏張芝篤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英其類洪芳不滅羊真孫草蕭竹范篆各一時妙絕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希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字勢屈強若龍跳淵門虎卧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妓低腰仙人嘯樹

江戎論書表書曰秦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符篆四日虫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父書八日隸書又曰漢時有六書一日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日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日篆書云小篆也四日佐書秦隸書也五日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日鳥虫所以書幡信也

李嗣真書後品曰虫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溫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

筆之勢特須藏鋒龜若不藏字則有病尤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七長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堅令平峻不使傾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徐浩古跡記曰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容^客奏事承恩乃乞大

小二王真迹勅賜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容遂裝作十二

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為脚大會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復不晏樂

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

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

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

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擬微撰之等四

十有一人修祆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蚕繭紙鼠

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

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四字許箇變

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

千本終無如祆襖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晉
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末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
掌其書為蕭翼給而取之

又曰右軍孫僧智末常居永寺闕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
之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凡二十年於閣上

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惠諸寺各施一本
今有好者猶直錢數萬

張懷瓘書誌曰文質相法立其三古貴賤殊品置下五等
三古者篆籀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羲獻為下古

又曰崔張王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王其小商則重其金膚
淺之人多任其耳但知王書為最真草一槩畧無差殊張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元帝將降其
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跡遣後閣舍人
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所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
此方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秘寶並無煨燼矣

張懷瓘議書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將第三子
敬第四士秀第五文靜第六茂猗第七其行書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瑛第四伯玉第五季琰第六敬和
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玉第一伯瑛第二幼安
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秀第六子敬第七体明第九
其草書伯瑛初立規範得物象之形歸造化之理然其法
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為少也有推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漁

彊其中宜為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處中第四世將第五仲將第六士季第七逸少第八

張懷瓘叙書法曰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功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常述書法記曰太宗真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

書斷曰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光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輔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已來一人而求其畫善盡美則孤裘而有羔袖其行書義之之亞書則索衛之下

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是也

又曰晉董字文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劉懷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有軍父子書君以為如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

又曰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為絕世

又曰晉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也官至給事中善書憲章小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書斷曰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詭言仙題陵雲臺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室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

長安遂不之通

又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梁蕭子雲字景喬小篆草行諸体兼備而初造小篆飛白

意趣颯然點畫之際有若騫舉妍妙極難與比故歐陽詢

云飛白鳥中冠世奇俊逸少子敬又稱妙絕乃尔飛而不

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遊霧朋雲可得而語其真

書初學子敬晚師元帝及其暮年筋骨亦備益當世舉朝

效之

又曰梁瘦論書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

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

懷瑾以為杜度章草並無所師儼然靈變為後世楷則此

又天然第一也及有道變杜君章體以至草聖天然所資

理可度矣池水盡墨功亦至焉隨來欣寺僧知果會稽人

也煬帝甚善之上書嘗謂求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

骨夫筋骨成放膚肉山水不厭高深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

書得其媚趣若瑤堂青瑣宵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在乎

羅綺鈿華婢約則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

書斷曰唐高正臣善書廣平人也嘗為人書十五紙人或

戲換其五紙又令云高再看不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乃

審詳之得其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

又曰唐宋令文河東陝人也官至左衛郎將其姿偉麗身有三絕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頁
另曰抄復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工藝部六

書下

古文

篆書

八分書

隸書

草書

飛白書

章草書

行書

古文

王隱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明法太康二年得

汲郡家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別在秘書

以較經傳關文多所證明

書傳曰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

神明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採乎衆形
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文字
者摠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意則文者祖父字者
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爲之又因而滋蔓
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學乳浸多也
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又曰魏衛觀字伯儒河東安定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筆
跡精絕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伯儒寫淳古文尚書
以示淳混不能別

篆書

漢書曰元帝善史書

史籀所作大篆籀音紂

續漢書曰靈帝置鴻都門諸生能爲尺璧之賦及以上書爲
篆相課試至千人焉

魏略曰邯鄲淳善蒼頡蟲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竇遵善指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門題多其
書也

書斷曰秦李斯妙篆始省改之爲小篆著蒼頡篇七章雖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醜則三皇結繩
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
古小篆爲下古三古謂之實草謂之華妙極於華者歲猷
精窮於實者籀斯始自是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
文令太山繹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謂國之偉寶百世

之試斯小篆入神大篆如妙

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

窮郵郵定六書二曰篆書或異謂之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

文志史籀十五篇蓋此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

古文何地即籀篆蓋子孫之事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

之小篆亦曰秦篆

蔡邕篆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化龍鱗紆

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脅翼勢似凌雲

八分書

唐書曰張廷珪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

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為時人所重

世論曰安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太祖使書信宮門

榜題

書斷曰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又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天下上書於鴻

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焉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千言甚務其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壁以顧

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

隸書

隸書

吳志曰張昭布善隸書

晉書云王羲之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
為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伯敦尊之所器重

晉中興書曰李克字弘度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克少孤
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參鍾素世咸重之克從兄咸亦

善書

沈約宋書曰文帝善為隸書

又曰羊欣字敬元長隸書父又疑初為烏程令欣年十二
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

新絹裙書寫模範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弘善也

齊書曰王僧虔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

倫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齊書曰周顒少徃外事車騎將軍城質家得衛常散隸書

法孝之甚能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齊壁園子祭酒何

徹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求不與易也

三國典畧曰周白石縣男趙文深以題榜之功除魏興郡

守文深字德本南陽死人也少學楷隸有鍾王之則當時

書唯文深及異擣而已王褒尤善書文深誓恨形於言色

後知好當難及改習褒書竟死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

耶鄆蓋至於碑榜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宮殿樓閣皆其迹

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蕭察觀而羨之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隸為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筆指引

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階下便其羽毛耳

唐書曰簡穆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末徵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穆外祖魏徵家圖籍所有虞褚舊跡穆銳精模倣筆勢迥麗當時无及之者

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邳八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事煩篆家難成乃用隸書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又曰和帝時賈勳撰滂喜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所謂二蒼頡為上篇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鄺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二字是古餘同今書隸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草書

成公綬隸勢曰蟲篆既繁草豪近為適之中庸莫尚於隸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范曄後漢書曰張超並善於草書妙絕時人

魏志曰劉真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真同草書

晉書曰王獻之時議者以為羲之草書江右中朝莫有

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又曰衛瓘字伯玉與尚書郎燉煌素靖俱善草字時人號

之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字伯英善草書論者謂唯得伯英之筋靖

得伯英之肉

北齊書曰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子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

可解若放之於人即似將相輕易若富家卑幼又恐其疑

三國典畧曰蕭子雲齊豫章王獻文之子有文學工草書

與兄弟子顯子昭齊名少子時又善書梁武帝稱之曰

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其父

陳書曰文帝時軍人於飛徒盜發晉郊墓曇恭獲晉右軍將

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藏懸官成于秘

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書甚得右

軍之法伯茂始興王也

唐書曰賀知章善草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

字共傳寶之時有吳君張旭亦與知章相善而好酒每而

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真

三輔决錄曰趙襲字元嗣為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崔子王

以工草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能草頗自務誇故張伯英

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也

趙一非草書曰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乎上非天象所垂

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頽穴戰攻

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
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朴
崔之書龜龍所見也韶齒以上苟任法學者廢蒼頡史籀
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云適迫遽故不及草七本易而
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崔浪子皆有超俗絕世之
才博學余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
其罷勞夕惕不息身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
早脣齒當墨雖隨眾坐不違談戲展指盡也畫地見肩解中骨
也出而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嘖者之增醜
望步者之失節

王右軍自叙草書勢曰音晉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均玉燦

走駟正以篆隸之難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
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范者叔伯也二
王父子可為兄弟薄為疾息羊為僕隸自而叙之亦不失
蒼公觀鳥跡之意聊體其速密意有倜儻或不飛走流注
之勢驚竦棘絕之氣滔七閑雜之容卓犖調岩之志百體
千形而逞其巧豈可一奇而論哉

書斷曰好淳云作草為藁姚察曰草猶麗書為本曰藁蓋
初文議出於其草書之先因於起草

又曰晉王逸少妻郗氏甚工書七字獻之最知名玄之疑
之微之操之並工草書疑之妻謝蘊才華亦善書甚為君
舅重焉獻之尤善草書幼學於父次學於張爾後改變制

度別初其法率意師心理冥合天矩觀之逸少莫之與京齊
謝朓字玄暉風華黼藻當時獨步書甚有法草殊流美亦
猶薄暮川上則餘暉照人晚春林中則飛花滿目
宋蕭思話工書學於羊欣得其草妙尚連盡均勢不斷絕
雖無奇峰壁立之秀可謂有功矣袁昂云羊真貞孔草蕭行
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飛白書

宋書曰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正
物之定實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遺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銘座右

唐書曰劉洎除散騎常侍洎性疎散敢言太宗上王羲之
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出武門常操筆作飛白字
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
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鬪輦今見常
侍登牀

馬周太宗嘗以御筆賜周公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
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高宗為飛白書以賜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賜
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玄敬曰資啓沃罄丹誠成大
業拾遺曰大業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
女半不隨駕爭泣帝攀車惜別指血染鞅帝不迴因飛
白題二十字晉賜宮妓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留

顏色在離別止今年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日端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虬龍蛇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枝度動清風以增美德

書斷曰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大字宜輕為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案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七或詰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墜帚成字心有悟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閣其體有二

別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法書要錄曰飛白本是八分之輕者全用指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作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章草書

晉書曰王羲之書初不勝夷異却惜及其暮年方妙常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俱遂乃忘失常歎如迹求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若舊觀書斷曰章草書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常李誕並云初

漢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夫草草者漢齊相杜操始
變舊法非也王上惜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草解散隸
體屬書之漢俗隨簡漸以行之是也

又曰索靖字義安善章草出于於帝誕峻險過之有自山形中
裂水坳懸流雪嶺孤松水米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後

漢徐幹字伯章善章草班固與弟超書稱之曰得伯章書
與藁之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

班者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為伯章之所稱歎

又曰後漢張伯英擅益伯度草草迹循逸少增減元帝直
書雖潤色開華精於斷割美則美矣至若高深之到實素
之風俱不逮其師也然名為今古之獨步

又曰張伯英草書急就草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可謂

變化之極楊欣云張芝皇家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張芝

善章草書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于藍又稱為今草天縱

尤異率意超曠無措是非若清澗長原流而無限蒙迴崔

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罕獲之勢手隨心變窈

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妙冠絕古今則百世不易之法

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力求若上士游乎沉默之鄉鸞鳳

翔于大皇之野常伸將謂之草聖豈徒言哉

又曰後漢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章草

家風不墜齊業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又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曾

孫章帝時為齊相善草書草帝云史游始草書傳之不絕其能又絕其跡初其神妙其唯杜公子昂証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持不及張芝嘉而學焉轉精甚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矣

行書

書斷曰後漢潁川劉德升字君嗣造行書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普世以來上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種元常善行狎書是也是後王子之書獻之並造其極焉

又曰劉德升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一草初亦豐妍風流宛灼獨步當時胡昭鍾繇普帥其法而胡書體絕瘦亦

各有德升之美也

又曰晉王修字敬仁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書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省之咄咄逼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工藝部七

數

畫上

數

說文曰筭長六寸計曆數者也從弄付言常弄乃不誤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有六天數二十五有
 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

周禮曰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九數

白曰粟米差分少廣商王 九數九數

漢書作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慎性



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時桑弘羊以計筭幸年十三為侍中

又曰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筭為工得來於上

又曰計商善為筭著五行論筭述二十六卷

又曰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君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吳志曰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不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下吏以此服之

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

應機立成對問若神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言其

數驗覆果信嘗過其所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

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筋再三

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

辭無主人笑曰以卿善筭欲以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

書簡上作千萬數着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云但有名無

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明儒善士屈

節就學秘而不告也太史丞公孫勝師事之累年賁酒拜

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

過太史即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

法父母不相語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知

其言問其法終不言由此見非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

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

氣祥不亦難乎無何引筭自投乃歎曰吾筭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問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問其女乃發達棺一無所得法遂絕焉

王隱晉書曰王戎爲司徒好治孫公姬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財

唐書曰僧一行姓張公謹之孫也初求效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也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等義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

晉書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西京雜記曰定安高真明筭術成帝時人也真常以筭自剋其壽七十二真曰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直筭時見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故不告之今校差一日也

又曰曹元理善筭術成帝時人也常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吾筭之元理以食飭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升七合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升遂署困門後出來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鼠大可一升妻困無差元理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木不如剝而皮矣廣漢爲

何供下脫饋
之編耶四字

之收酒脯效斤元理復筭曰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產五
百鷄羊豕鵝鴨皆道其數菓旅切菓有知其所乃曰如此
貨業之廣何供廣漢慙曰有倉卒賓無倉卒主人元理曰
俎上蒸純一頭厨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
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季傳項滔滔傳子陸
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

老子曰善計者不用籌策

尹文子曰數十百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之億億
無差矣

山海經曰帝今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千選能前
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筆左手指青丘曰五萬十

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
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

博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筭策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似角
云越王行海作筭有餘棄之於水生焉

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

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捕
十捕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

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
為持持侯奇隻二為再兩隅三為參四為乘賈誼書曰數度

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
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

賈誼云抄
本另行

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也

周髀曰周公問於殷高曰寡人聞子大夫善數

數算也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管渾天合召玄令算一轉便决衆咸駭服

謝察微算經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曆題算斯興故也

一位算法曰萬萬積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

為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又曰按司馬遷史記云自秦孝公時南鞅獻三術內一開道阡陌以五尺為步二百四十為畝

又曰案千乘之圖周之制度司馬法六尺為步七百為畝

是古之制也

發象纂經曰問云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

是神虫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

算經曰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於粟粟是陰陽而

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

算經曰秤之起起於何答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

子也黍為一糸十糸為一銖

畫

釋名曰畫繪也挂以五色繪物上也

周禮曰畫績之事雜五采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
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凡畫續之事後素工素白也後布之為其功易於滑汚之也
論語曰繪事後素

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
圖於是左右群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少子即昭帝也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

又曰李夫人早卒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
詔圖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
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還誡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曰宋弘嘗燕見御座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
之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撒之

范曄後漢書曰光和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之像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又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謂馬

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像

帝笑而不言

又曰陳紀字元方父憂殆將城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

書畫像於城以厲俗

魏書曰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見壁上祖父畫下榻拜而涕泣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柳獺集焉

晉書曰顧愷之尤善丹青謝安深重之謂有倉生以來未

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荅曰四

體妍出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昭照正在兩目可睹伸嘗悅一隣

女挑之弗從乃畫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

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每重稽康四言詩因為之圖

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畫

裴楷楷像頰上加王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石

巖裏云此子宜著丘壑中欲圖殷仲堪堪有目疾固辭愷

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佛使如輕雲之蔽

月豈不美乎顧愷之常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所玄

始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真云妙畫通靈變

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子無怪色

又曰王獻之桓温常使畫扇筆誤落因畫作為鳥駝特牛

甚妙

劉毅傳曰毅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

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晉書曰韓文宇景先龍舒長郟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

息意支為筮之使畫作野指指着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

是遂瘥

齊書曰柴陽毛惠遠善畫馬彭城劉瑱善畫婦人當世世為第一

又曰齊王秀之字伯奮仕侍中時京測優遊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

又曰王亮字叔率臨沂人也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賢後使工畫其像亮亦預焉

梁書曰伏曼容素美風彩帝常以方稽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瑯琊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堂乃使畫工先

圖孝綽

後魏書曰劉義業朝中皆畫祖父形入曾祖裕廟昔像曰此渠大英雄生禽數天子次入祖義隆廟指像曰此渠不

惡次入駿廟曰此渠大好色顧謂左右曰此渠大驢鼻即令畫工驢駿像鼻也

北齊書曰廣陵王孝珩於廳上畫蒼鷹見者以為真焉

又曰魏收字伯起詎鹿曲陽人也兼尚書僕射帝於華林園別起玄洲苑備極山林樓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容像

其見重如此

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

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畫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讚之時人稱為一絕

唐書曰張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人形像號為高士圖

又曰薛稷善畫傳彩古跡睿宗在藩晉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

又曰韓滉尤工書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

又曰王維善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

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思

也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猶善於圖畫寫真秦府千入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

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次賜詔著為詩立本今寫之時閣外傳呼云

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即中奪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

無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及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綠情染翰頰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深戒勿習此末技

唐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寶臣謂朱滔使曰聞朱公貌如神得而矢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

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鍾坑良吏傳曰鄭純字長伯廣漢人也為永昌太守清廉

獨絕及卒列畫東觀

三齊畧記曰秦始皇求與海神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

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

潛以脚畫神形神怒帝負約乃令帝速去始皇即馬前脚

猶立後脚隨陷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靡淨可憐見人

輒去帝顧玩終不可得侍臣景山曰臣聞獺嗜鮓魚乃不

避死可以此候之乃目畫板作兩生鮓魚懸岸於是群獺

競赴遂一時執得帝嘉之謂曰不聞鄉知畫何其妙也

曰臣亦未嘗執筆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
用所長者也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

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一萬王昭君不肯遂不

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案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為第

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畫工弃籍市畫工有桂

陵毛延壽為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

龔寬並工牛馬人形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

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王馳房長

二丈垂髮至膝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以丹砂畫左右手為

日月盈缺之勢不異真焉可照百餘步又噴水為雲蔽虧其側靈王視之忽不知所在或云鼎大

又曰秦始皇二年嘗涓國獻善畫者名烈商口含丹黑噴壁即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規方寸之內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畫為鳳鸞皆軒輊若行也

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曰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為最易對曰鬼魅最易夫狗馬人之所知也日暮觀於前不可類之故難也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也

淮南子曰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觀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

又曰宋畫吳冶鍊人工甚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抱朴子曰衛協張黑有畫工之名

華陽國志曰漢嘉郡以御雜夷宣炫曜之乃雕飾城墻華

畫府寺殿諸門作山神海靈窮奇鑿齒夷人出入恐騾馬

或憚之趨趨

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園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食賜畫錢夫家日久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旁人見以白王王以錢百萬請妻敬君惶怖許聽

世說曰戴安道為范宣畫南都賦圖范宣看而咨嗟焉

俗說曰顧虎頭為人畫扇作阮藉稽康都不點眼睛送還

翁主曰點眼睛便欲能語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矣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之面執與視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

世本日史皇作圖

史皇黃帝臣也謂畫物像也

新序曰葉公子高子之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

頭於窓掉尾於戶裂公驚走失指焉

風俗通曰按百家書云公輸般之水上見蠶謂蠶曰開汝

匣見汝形蠶遂出頭般以足畫圖之

古今名畫錄曰晉有史道碩畫出家十月圖為世所珍

孫鳩暢之述畫曰漢靈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世將相

形像於省中又詔邕為讚乃令自畫之邕畫書于時獨

擅可謂備三美矣

又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日然覺熱更畫

北風圖熱者還覺涼

魏陳思王畫讚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馬后美

於色厚於德帝用喜之嘗從觀畫過虞舜之像見娥皇女

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又前見唐堯之像

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寮恨不得載君如是帝顧而咨嗟

焉

晉傳咸畫像賦序曰光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為城文仲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

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宋炳山畫叙
宋炳山畫序
 曰豎畫三寸寔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迥
 晉王彪之自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
 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頁
 另另抄復校

前後無字行

